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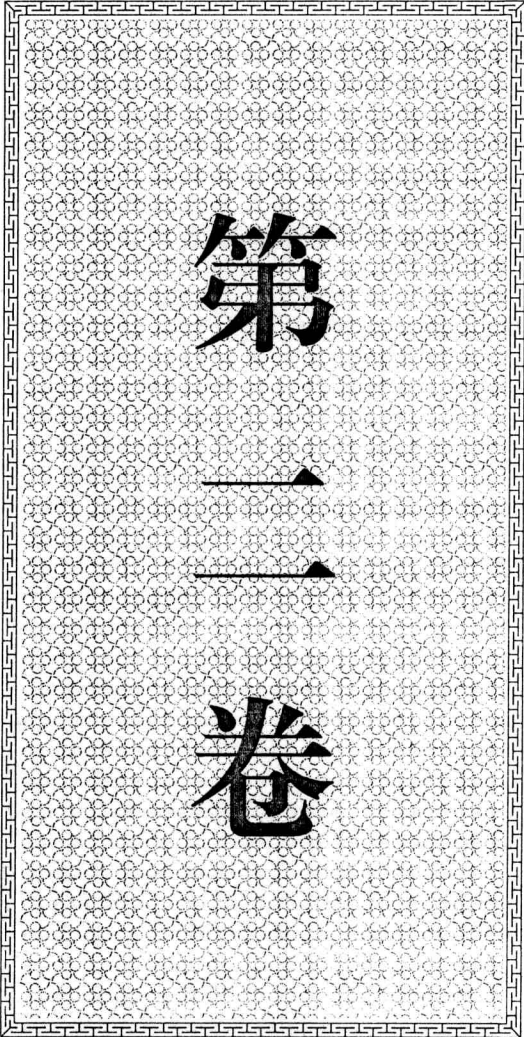
# 中共党史

口述

实录

中国古籍出版社





第一卷



## 第二章 领导抗击日本侵略 历史口述实录

### 首战告捷

孙毅<sup>①</sup>

1937年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〇和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主任罗荣桓。该师下辖三四三旅和三四四旅。我被任命为三四三旅参谋长,旅长陈光,政委周建屏。

未待改编就绪,一一五师即分作两个梯队,离开陕西三原地区,渡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由于正、副师长去参加洛川会议,第一梯队由陈光率领,所带部队为三四三旅和独立团;第二梯队由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率领,所带部队为三四三旅直属队和三四四旅。我在第二梯队,同三四三旅直属队一起行动。

洛川会议结束后,聂荣臻在侯马赶上了我们第二梯队,这时得知日军正兵分两路向太原推进,20余万蒋阎军节节败退。干部战士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义愤填膺,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到前线。我们乘火车到达原平后,为了不让国民党军队的溃兵影响我军的行军速度和士气,改变了原定经代县沿大路向平型关的行军路线,绕向五台的山间小路前进。

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进占平型关以北东跑池地区。23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

我们第二梯队于23日到达上寨地区,先期到达的师长林彪等人刚刚看地形回来,在师部院子里,林彪和聂荣臻进行了交谈。林彪说,日军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可以考虑利用这里的险要地形打一仗。接着,他摊开地图,同作战科长王秉璋、侦察科长苏静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作了说明,征求聂荣臻的意见。聂荣臻听后,果断地说:“打!为什么不打呢?利用这么好的地形,居高临下,伏击气焰骄纵

<sup>①</sup> 孙毅: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血战。



## 第二部

## 抗日救亡与解放全国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历史口述实录

四九六

的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嘛。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在与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中,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一个振奋!”在平型关侧翼山地打一个大仗的部署就这样定了下来,并当即电告了八路军总部。

当天,全师连以上干部会在距平型关东南 10 公里的上寨小学召开,林彪、聂荣臻到会讲话,布置战斗任务。因师参谋长周昆未到职,我这时仍留在师部,聂荣臻对我说:“老孙,周昆到现在还不来,你不能走,你走了就没人了。”我说:“副师长,你放心开会去吧,我不走,我在家值班。”他们走后,我在家守电话,处理事情,并具体负责师直属队的工作,遂行师参谋长的职能。

会议结束后,一一五师主力连夜赶往平型关东南 15 公里的冉庄待命。

我从师部文件中看到了以下战斗部署:三四三旅两个团为主攻,三四四旅一个团断敌后路,一个团作师预备队。攻击部队全部在平型关东南山地设伏。同时,派出独立团、骑兵营向灵丘方向活动,牵制日军,保障主力翼侧安全。

24 日,林彪、聂荣臻又组织营以上干部进行了现场勘察。傍晚,师部接到阎锡山部队送来的一份作战计划,说由他们担任平型关正面的出击。

当晚,天降大雨,我同林彪、聂荣臻分别住在老乡家。睡觉前,林彪、聂荣臻根据侦察员得到的情报,叫我通知部队:今夜 12 时出发,天明前进入埋伏阵地。并强调:“暴露与否,是胜败关键。”我立即交待参谋电话通知,直到通知完毕我才回房休息。

睡到后半夜,外面的风雨声将我惊醒。我想着部队是否已经出发,出发后是否遇到了困难,是否已经进入埋伏阵地,想着想着,怎么也睡不着了。鸡叫时,我坐起来穿好衣服,轻轻来到林彪、聂荣臻住的房前,推开门一看,林彪的铺位空着,被子已经叠了起来,再朝里一看,煤油灯还亮着,林彪正戴着健脑器坐在桌前看地图呢。我轻轻走上前,小声说:“师长,你起得这么早?”林彪打了一个哈欠,又看了地图一眼说:“要熟悉地图,了解地形地物,才能指挥好。”聂荣臻听到我们说话,也匆匆起了床,对林彪说:“你看了这么久,该熟悉了。你到炕上睡一会儿,有什么事情我来处理。”林彪看看手表说:“时间不早了,不睡了。”

天亮了,雨也停了,雨后的山村显得宁静,清爽。早饭后,我们立即出发去师指挥所,一开门,一股凉风吹来,林彪打了一个冷战,警卫急忙拿来一件雨衣给他披上。

师指挥所和三四三旅指挥所在一起,位置选择在平型关东南方向石灰沟南山头一个小山顶上,那里长着几棵树,站在山顶,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沟底那条公路。我拿起望远镜向远处望去,但见群山之上,蜿蜒着古老雄伟的内长城,平型关座落在群山之间。这一带山势不高,但是山连山,峰接峰,利于部队隐蔽。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有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沟道两侧,是刀削似的危岩绝壁,再上面是比较平缓的沟岸。这时沟底空无一人,两侧的山崖上,凋零的树木在秋风里瑟瑟发



抖，枯黄的草丛上，雨珠闪着寒光。

在十里长沟的东南山上，左面埋伏的是杨得志、陈正湘率领的六八五团，右面埋伏的是李天佑、杨勇率领的六八六团。徐海东的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奉命隐蔽地穿过沟道通路，占领了东河南镇以北的高地，以便切断敌人后路。六八八团作为师预备队暂未进入战地。杨成武的独立团和刘云彪的骑兵营已分别向平型关东北和以东开进，配合主力作战。

战前的十几分钟，林彪和聂荣臻对前来受领任务的六八五团团长江杨得志和六八六团团长江李天佑讲明敌情和战场注意事项。两个团的指挥员便疾速地返回阵地。

上午7时前，鬼子来了。只见右前方先是出现一个小红点，慢慢地向前移动，后面黑压压一片，还能听见轰隆隆的马达响声。这是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小红点越来越近，用肉眼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为首的高举着一面太阳旗，接着是三路纵队的鬼子，往后是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的100多辆汽车，200多辆骡马大车拉着九二式步兵炮、炮弹和给养跟随其后，压阵的是骑着大洋马的骑兵。日本兵脚穿皮鞋，头戴钢盔，身穿黄呢大衣，晃晃荡荡，不可一世地走着。

伏击部队的报告同时汇集到师指挥所：敌军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这时林彪喊：“发信号弹！”“砰，砰，砰！”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顿时，沉默的群山怒吼了！满贮深仇大恨的枪弹和迫击炮弹带着啸音飞向敌群，手榴弹雨点般地飞进沟道，炸得日本侵略军鬼哭狼嚎，血肉横飞。日军汽车撞汽车，人挤人，马狂奔，指挥系统一下子就被打乱了。

当聂荣臻发现日军正利用汽车作掩护，进行顽抗，并组织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时，连忙跟林彪研究，决定把敌军切成几段，分段吃掉它。随即命令部队出击，杀人敌阵地，并指令六八六团团长江李天佑派出一个营，冲过公路，抢占在设伏前因怕暴露目标而来不及占领的老爷庙制高点，以便两面夹击敌人。

山谷间骤然响起激昂的冲锋号和惊雷般的冲杀声。八路军勇士呐喊着向敌人扑去，同敌人展开了白刃肉搏战。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我透过望远镜看见那群经过武士道训练的日军虽然失去指挥，被分隔开来，仍然利用汽车和沟坎，进行顽抗。八路军官兵前仆后继，以更加猛烈的攻势对付顽固到极点的敌人，只见枪托飞舞，马刀闪光，连伤员也与敌军官兵扭打在一起，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打。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在激战中负了伤，仍继续指挥部队作战。六八五团一连连长曾贤生，带领战士们冲入敌群，在肉搏中壮烈牺牲。

战斗进行到大约8点多钟，林彪对聂荣臻说：“老聂，你亲自出马好不好？”聂荣臻回答：“好啊！”林彪说：“你到六八五团去，督促他们把这一仗打好。”聂荣臻站起来说：“好吧，我现在就去。”说完，他拄了一根棍子，带了一个参谋，一个警卫员和一个通信



## 第二部

## 抗日救亡与解放全国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历史口述实录

四九八

员,大步朝山下六八五团阵地走去。聂荣臻走后不久,为了安全,林彪立即转移到附近山沟隐蔽指挥。在隐蔽部里,就我和林彪两个人,他守着电话,随时询问部队情况,我同他面对面坐着,不时地聊点别的闲话。

鬼子拼命地争夺老爷庙制高点。几架敌机在上空盘旋。由于敌我双方距离很近。敌机不敢扔炸弹。经过一番激战,老爷庙制高点等有利地形全被我军占领。

中午时分,被堵截在辛庄、老爷庙、小寨村一线山谷中的 1000 多名日军全部被歼灭。缴获敌人步枪 1000 余枝,机枪 20 多挺,击毁汽车 100 多辆,马车 200 多辆。板垣组织的增援部队被独立团和骑兵营阻击在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独立团还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击毙了增援的日军 300 多名。林彪和聂荣臻遂令部分部队打扫战场,其余部队乘胜向东跑池之敌发起攻击。由于国民党军未按预定作战计划出击,致使东跑池的日军由团城口突围。

下午 2 时许,林彪说:“孙毅,辛苦你一趟,到山下电台去,给八路军总部并延安的毛主席发个电报,除报告目前战果外,告知我部队仍在积极围歼中。”我说:“好,我马上去!”我走出隐蔽部,随后拿起一根棍子准备出发。林彪说:“你同聂荣臻一样,也爱拿根棍子。”我说:“我是从长征开始拿的。”林彪好奇地问:“长征到现在拿几根了?”我说:“至少有七八根了。有根棍,上山下山,等于增加了一条腿。”

我沿着下山的羊肠小道,一路小跑,心里打着腹稿,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隐蔽在山下土地庙里的电台,我将心中拟好的电稿很快写在纸上,大约有 150 多个字,交给译电员,叫他立即发给八路军总部并报延安的毛主席。我坐下等着,直到对方回电已收到电报时,我才往回返。电报发出后,完成了一项任务,心里轻松了许多。这时才感到身体有点累,用了近 5() 分钟才回到师指挥所。

这时已是下午 5 点多钟了,沟中的战斗早已结束,只有远处还不时地传来枪声。尽管这时我已经很累,但我急于想了解一下战场情况,便拄着一根棍子,带了两名参谋下到沟底,只见战后的十里长沟,日军人仰马翻,尸体狼藉。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散落的文件、作战地图、写有“武运长久”的日本军旗及各种罐头食品,满地皆是。我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牺牲了几百个同志。当我看到有不少是经过长征过来的老同志牺牲在战场上时,心中十分难过。

当天晚上,我和林彪、聂荣臻住在距平型关几里路的一个小山村,这个村子只有三四户人家,我们进房时已是晚上 9 点多钟了。因房子少,我和林彪、聂荣臻睡在一个土炕上。林彪说:“今天打了胜仗,精神好,睡不着觉。”聂荣臻说:“是啊,我也睡不着。”聂荣臻还说:“日本鬼子搞武士道精神,死不投降,我们要研究如何对付他。”林彪说:“我原来还想多抓些俘虏,结果一个也没有抓到。”我说:“敌人不了解我们的俘虏政策,而我们的战士却还像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待白军一样对待鬼子,结果吃了不少亏。”就这



样,我们聊着,不知不觉鸡就叫了,谁也没有睡好,只是在天亮前迷糊了一会儿。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的第一仗,也是中国人民抗战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一仗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战斗结束后,师参谋长周昆来了,我向他简单交接了一下,就打算到旅里去。聂荣臻对我说:“老孙,你再呆两天。”两天后,接到命令,原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陈士榘同我对调,他担任了三四三旅参谋长,我担任了师教导大队大队长。不久,根据师里指示,我带教导大队 1000 多人,深入到阜平、平山、行唐等地,进行扩兵、筹款和做群众工作。

## 百团大战显神威

王平<sup>①</sup>

1940年7月22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签发大规模破袭战的预备命令,指出:“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击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力的发展,决定乘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的开始。

接到总部命令之后,晋察冀军区各部队立即补充粮弹等物资,并组织攻坚、防空、防毒等训练。

7月31日,八路军总部给晋察冀军区下达作战任务:破击石家庄到平定段,破击重点为娘子关到平定段。对平汉路元氏到卢沟桥段,北宁路的北平到山海关段,津浦路的德州到天津段,以及石德路到沧石路实行广泛的破击,狙击平汉路敌人向正太线增援,并监视边区西、北两面的敌人,以一部分部队向孟县敌占据点积极活动,相机攻克某些据点。

8月20日晚,第一阶段交通总破击战开始,重点破击正太铁路。晋察冀军区以十几个团的兵力,组成了左、中、右三路纵队,负责破击正太路石家庄至平定段。其余各部队分别破击平汉、同蒲北段交通线。

第三军分区的第二团和骑兵团归军区统一指挥,其他部队由黄永胜和我率领,前进到唐县平汉铁路附近。人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事先选好的破击路段,快速攻击据点,拆扒铁路、公路,当敌人还在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时,我军已经撤得无影无踪了。

游击军袭击唐县县城的敌人。攻克北罡子据点,掩护民兵破坏了唐望、唐定公路

<sup>①</sup> 王平: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第三分区地委常委。



## 第二部

# 抗日救亡与解放全国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历史口述实录

五〇〇

20多公里,拆毁望都到清风店的铁路150米,炸坏黄庄铁桥。并在北渠河、七里庄两地击退向我军进犯敌人。

游击第一支队指挥三个地方游击队,同定北、曲阳、新乐各级党政工作人员一起,动员群众,在北起王京,南至新乐的平汉线上破袭。拆毁铁路20多公里,破坏公路30多公里,收割电线1万多斤,并对王京、定县北关、寨西店、新乐等火车站进行连续袭击,捣毁了车站的维持会,歼灭了部分日伪军和汉奸,使平汉铁路和曲阳到定县的公路一度不能通车。

游击第二支队在平汉铁路保定到王京的40多公里间,连续出动,扒毁铁路,剪断电线,袭击车站和敌人据点。在伏击方顺桥车站时,第三大队打开了车站的仓库,缴获了许多面粉、被服等军需物资,还活捉了车站的伪站长。

完县大队发动群众,破击保定附近铁路,破坏了保定南北地段铁路,平毁封锁沟,有力地配合了主力作战。

到9月10日,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晋察冀部队歼灭近千敌人,正太路沿线的路轨、车站、桥梁、涵洞、水塔等全部被破坏。沿途敌伪重要据点,如娘子关、阳泉都被我军攻克,并严重破坏了井陘煤矿。同蒲、平汉、石德、北宁等铁路均被切断,几条主要公路也被破坏,使敌人在华北的主要交通陷于瘫痪。

同一天,八路军总部下达第二阶段作战命令。中心任务是扩大战果,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内之敌军据点。

涞源、灵丘地区守敌为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涞源县城有日军800多人,灵丘县城有敌人600多人,外围据点有1000人左右,较为分散,力量薄弱。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发起涞灵战役,于9月20日对涞源县城和附近十几个据点同时发起攻击,到23日将外围据点攻克,守敌大部消灭。28日,日军3000多人从张家口来援,我军遂放弃攻打涞源,改攻灵丘,再克南坡头、抢风岭、青磁窑等据点。涞灵战役打了18天,共歼灭日伪军1100多人,而我军伤亡1400多人。

第二阶段作战中,第三军分区的游击军负责破击望都至王京铁路段。北杨村和北罡子、黄庄有敌人的炮楼群,对游击军组织军民破路的威胁很大,我们决定先拔掉这个炮楼群。20日晚,游击军第二、三支队向望都、王京的敌人攻击,第二支队突入王京车站,第三支队攻占望都南关,炸毁铁桥,破坏了通信线路。第二支队趁夜悄悄逼近北杨村炮楼。不料被敌人发觉,偷袭不成即改为强攻。第一、三支队攻击北杨村炮楼,第二大队攻击北罡子、黄庄炮楼。游击军各支队战斗到午夜,烧毁了3个据点的炮楼,全歼日军一个分队,伪军一个小队,缴获部分武器和物资。

游击军胜利完成任务后,返回田家庄地区休息。21日拂晓,天下着毛毛细雨,唐县日伪军300多人,企图袭击游击军。游击军警惕性很高,当敌人出动不久,游击军第一





支队的警戒哨就发现了敌人。支队领导一面向上报告，一面指挥部队抢占制高点。军分区接到报告，立即命令游击军第一支队配合游击军的三个支队迅速围歼这股敌人。游击军第一支队节节抗击，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而敌军误“诱”为退，越发起劲地向我军扑来。游击军第一支队进入田家庄以后，立即抢占制高点，坚决狙击敌人。这时，游击军第二支队和游击军第一支队，在迫击炮、重机关枪掩护下向敌人两侧发起攻击，敌人遭受三面夹击，惊慌失措，扭头就跑。游击军第三支队绕到敌人后侧阻截，大量杀伤敌人。这次，日伪军偷鸡不成蚀了米，损兵又折将。

10月6日，进入第二阶段后期，中心任务是反“扫荡”作战。

11月9日，日军开始“扫荡”北岳地区。日伪军一路6000多人，由保定、涞水、易县合击第一军分区，随即转向第三军分区，完县、唐县、行唐、定县、正定日伪军7000多人，也在15日分别进入第三军分区。两路敌人连续合击店头、父子三、军城和家庄、台峪等地区。敌人疯狂至极，见房就烧，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

起初，我们有少数部队对敌人的凶残认识不深，在反“扫荡”中游击活动不够积极，对敌情判断研究有误，侦察警戒疏忽。16日在张家峪遭到党城、灵山和武家湾等四路2000多敌军的合击，游击军苦战了一天，才突出重围，虽然杀伤部分敌人，但自己却损失了近200人。司令员王博、政治部主任郝玉明等33名干部英勇牺牲，17名干部负伤，大队以下干部84人被俘。

19日，军分区第二团袭击了贾口、党城、王快的敌人。21日，大营、台怀、王快的敌人合击阜平，侵占县城后，除留下一部据守外，其余又协同深入根据地里的其他敌人，由内向外实行所谓“分区清剿”。在敌人“扫荡”中，边区地方干部始终不脱离本区村，敌人来时他们率领民兵掩护群众上山，敌人一走立即回村救火、捉汉奸。我军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在各地连续打击敌人，第二团再次袭击了党城敌军，并在23日袭击了灵山附近王家村的敌人据点。在第三军分区各部队和游击队、民兵的不断袭击下，敌交通线被打断，敌人主力被迫在25日开始撤退。

在我军民的英勇打击下，到12月3日，敌军的“扫荡”告一段落，其主力基本上从第三军分区退走。但是在党城、王快、灵山、阜平四处仍有1000多敌军留下来修路建据点，企图长期盘踞，将我基本区分割为两半。军区决定集中第二、三、四、六团组织阜（平）王（快）战役，逼退阜平和曲阳的敌人临时据点。

第一、三军分区的游击队首先积极袭扰敌人的交通运输，以迷惑、消耗、疲惫敌人。12月14日各主力部队开始向阜平、王快一线发起攻击。第二团主力向党城、王快活动，一面掩护群众破路，一面配合第六团攻取东庄。骑兵团在曲阳、唐县、完县地区发动群众破路，打击敌人，摧毁伪组织，破坏道路35次，每次破路长度多则十多里，少则五六里，使敌人一两天不能通车。第二团和游击军还一度攻入党城和灵山，其他部队连续袭



扰、围困和破坏交通,使敌人疲惫不堪,惶惶不可终日。26日,王快出动敌步骑兵130多人押送100多驮子的军需品,接济孤守在阜平城的敌人,被第二团和第三团各一部在王林口包围歼灭,缴获了全部物资和山炮1门。27日,阜平城和东庄两处敌军出动1200多人,被第三团第一营在罗峪、上门一带毙伤130多人。1941年元旦,敌人终于撤出阜平和东庄,4日又撤出王快,阜平战役遂告结束,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这次大“扫荡”。

敌人这次“扫荡”,纠集了日伪军3万多兵力,分13路进攻,北岳各部队在军区指挥下,同敌人作战达32次,毙伤日伪军4400多人。

百团大战从破击正太路开始到反“扫荡”结束,晋察冀参战部队达46个团,作战970多次,毙伤并俘虏日伪军13000余人,伪军反正120多人,攻克娘子关、井陘矿区等敌据点109处,破坏铁路78公里,公路1890公里,取得的战果是重大的。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严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和“以战养战”的计划,钳制了日军的兵力,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遏制了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暗流。日本华北方面军承认“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 车 桥 之 战

叶飞<sup>①</sup>

1944年3月,新四军一师在江苏淮安向日伪军盘踞的重要据点车桥发动进攻。经数日激战,收复车桥重镇。自那以后,华中敌后战场的敌我态势开始转化,我军逐渐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转入反攻作战。在战法上,也逐渐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入以运动战为主。

1944年2月春节前后,中国共产党苏中区委扩大会议在苏中区委驻地东台县三仓沙召开。敌后抗日根据地苏中地区到会的各分区、地委和各旅的负责人和苏中区委负责同志一起,一面就着木炭盆取暖,一面讨论形势和任务,安排新的一年的工作。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这年,盟军在意大利登陆,意大利宣布投降,苏联红军发动了强大的冬季攻势,德军已基本上被驱逐出苏联国境,德国败局已定。在亚洲,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续失利,遭到中国敌后各战场军民沉重打击。华中敌后也发生了变化,苏中四分区的反“清乡”、三分区的反“清剿”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军已逐步取得战争主动权。“今年消灭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响亮

<sup>①</sup> 叶飞:时任新四军一师副师长,指挥了车桥战斗。



口号传遍各地,但斗争仍是艰苦的,日军妄图依托大陆,作最后挣扎。苏中抗日根据地当面的日伪军事力量仍很强大,各个分区被分割的局面还没有改变,领导机关经常处于流动状态。由于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地方,这对于训练干部和训练部队,以及发展生产都很不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迎接大反攻的到来,参加党委扩大会的同志经过分析,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战役,以改变当前的局面。我们认为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主观条件是具备的:反“清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使我军民斗志高昂,主力地方化以后,部队实力得到了加强,在斗争中又发展了一批次于主力团战斗力的县独立团;通过集中的冬季练兵,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都有了新的提高。同时,政治工作也发挥了威力,部队开展了群众性的拥干爱兵运动,士气更加旺盛。新的战役选择在哪里呢?会议经过分析和比较,一致同意发起车桥战役。并决定由我负责指挥这一战役。

车桥,是淮安城东南 20 公里的大镇,位于淮安城、泾河镇、泾口镇、曹甸镇之间,是日伪控制淮安东南宝庆地区的重要据点之一。敌伪军在车桥和泾河、曹甸、泾口一线构筑了据点,分割了苏中一、二分区。但是敌伪据点的空隙较大。这里又是日军华中派遣军驻扬州第六十四师团与驻徐州第六十五师团的结合部。两部之间配合较差,便于我军插入其结合部,以打开苏中根据地的局面,控制苏淮边区的战略机动地区。

战役发起前,我将一团、七团、五十二团等集结于泾口、曹甸一线以东的蒋营地区。师指挥部位于收成镇。

经过反复权衡,我们决定先集中兵力打车桥。第一,因为车桥是该区敌军指挥中心,拿下车桥则泾口、曹甸孤立,便于我军尔后世攻,扩大战果;第二,车桥处于敌中心地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以为比较安全。估计不到我会绕过外围打车桥,便于我军采取掏心战术,突然进攻,出奇制胜;第三,车桥周围地形比泾口有利于攻击部队的接近;第四,车桥敌军虽然来援方向较多,但距敌两个师团驻地徐州和扬州都较远,一时得不到大部队增援。而且敌军主要增援的方向——距车桥 6 公里的芦家滩一线,有良好的设伏阵地,便于我军伏击来援之敌。

这是一场硬仗。敌伪军在车桥深沟高垒,设防十分严密。四周筑有大土围子,外壕里面还有许多土围子,沿大小土围周边仅碉堡就设有 53 座,还有许多暗堡封锁地面。里面驻有日军 40 余名,伪军 600 余名。很明显,敌人以深沟高垒对付我们,我军必须发扬高度的进攻精神,实行攻坚。我们还要准备打援。敌人控制点线,交通便利,增援容易,如果没有力量消灭援敌,也就无法拔去据点。只要援敌离开据点,就便于我在运动中歼灭他们。因此,我们把参战部队分为 3 个纵队,确定攻坚、打援同时并举而以打援为主,以 1 个纵队担任攻坚,2 个纵队担任打援。

3 月 4 日午夜,月明星稀。车桥高耸的围墙、林立的碉堡,清晰可见。午夜 2 时许,攻击车桥的七团传回来捷报,一、二营分两路向土围实行袭击。突击队员泅过外壕,同



## 第一部 抗日救亡与解放全国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历史口述实录

五〇四

时架起数十架云梯，登上围墙，随后战士们潮涌般地过了深壕，三颗信号弹窜上夜空，北面的一、三连首先突破围墙。

占领碉堡的伪军负隅顽抗。被誉为“飞将军”的六连战士陈稻田，腰上别满手榴弹，背上梯子，冒着弹雨，飞身爬上碉堡顶盖，抡起十字镐挖个窟窿，将一连串的手榴弹塞进了碉堡，顽抗的敌人被消灭了。接着三连乘胜继续攻击伪别动大队，占领涧河以北的街道房屋，监视小圩内的敌人。

一连向围墙上的两个碉堡发起进攻时，战士蔡心田发挥“百步穿杨”的神技，飞步窜近碉堡，一枚手榴弹凌空而起，准确地从敌枪眼里投进了碉堡，突击组冲了上去，全歼驻守伪军。接着，他们又向伪军补充大队部发起攻击。

告捷的信号弹此起彼伏地窜上夜空。不到1小时，1000余健儿次第攻入市镇，向街心发展。二连泅渡了两道两丈多宽的外壕，突破围墙，在伪军尚未来得及占领碉堡时就将其大部歼灭。四连由西南角突破围墙后，越过敌火力封锁，在墙上开洞，迅速打进警察局，伪军猝不及防，全部被俘。六连泅水渡壕时，被伪军哨兵发现，前卫班奋勇前进，活捉哨兵，先后占领两座碉堡，随即向纵深发展，跃过第二道围墙，攻击东南碉堡。

5日上午10时，伪军补充大队驻守的两个碉堡，被我七团攻占，我军冲进屋内进行白刃战，全歼守敌，俘获伪大队副以下80余人。11时，伪军1个中队全部投降。

车桥镇上硝烟正浓，新四军三师参谋长洪学智同志率1个骑兵排，来到我的指挥部，带来七旅部队攻克朱圩子的捷报。三师部队的策应，保障了我师作战部队北面侧后的安全。指挥攻坚战的三旅旅长陶勇同志陪同洪学智同志进入车桥镇里，他仔细地观察敌人防御体系，称赞攻坚部队的勇猛、灵活。

下午2时许，车桥内的碉堡陆续被我占领，只剩下日军和伪军大队部的两个围子尚未攻克。不久，我攻击部队又以山炮、迫击炮向敌据圩子发起轰击，将敌一些大碉堡及暗堡打塌。

正当攻坚纵队围歼凭坚固守的日伪军之际，车桥西北的打援战斗也在打响。成为师指挥所注视的焦点。

车桥西北的打援地点选择在芦家滩一带，南有涧河，宽20余米，流水湍急，河岸险陡，不易徒涉；北面是一片草荡，宽约1里，长约2里，芦苇密布，淤泥陷入；中间形成狭窄口袋形地域。淮安到车桥的公路就由这里穿越。来援之敌进入这个地域后施展不开，有利于我军在这里歼敌。就在这里一团三营构筑了阻击阵地，在阵地前沿敷设下地雷；突击部队主力一营、二营和特务营隐蔽于芦家滩以北和西北一线，待机出击。

5日下午4时，师指挥所接到一团报告：淮安来援日军乘坐7辆卡车，于3时15分进至周庄附近。根据车辆和装载量判断，我们估计来援日军约为240余名左右。

这天东北风大起，当地黄尘遮日，飞沙扑面。一团三营战斗警戒分队在周庄与敌接



触后撤回,敌继续进至韩庄附近,进到我阻击阵地约500米,三营轻重机枪猛烈开火,敌军慌乱中闯入我在公路以北的地雷阵,触发雷,引发雷,一阵接着一阵爆炸,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伤亡约60余人,锐气大挫。敌后续部队不敢沿公路前进,便向我三营阵地迂回,企图绕过草荡。我二营发现后,立即予以狙击,迫使日军缩回韩庄固守。

根据情报,师指挥所查明:在我军攻打车桥后,驻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日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七十二旅团的六十大队,先后在淮安集结,由山泽大佐统率,将分批驰援车桥之敌。

果然,不久敌第二批增援部队约200人又到;午后5时30分,第三批援敌100余人赶到。紧接着,第四批跟着到来——但由于遭我侧击,这些增援日军都猬集于韩庄。

黄昏,风沙依旧,暮色昏暗。韩庄之敌多次偷袭我三营阵地,7时许,敌又集结主力猛攻,企图突破我正面阵地,均被我军击退。我军愈战愈勇。由一团二营和特务营组成的突击队犹如猛虎下山,分成4个箭头扑向日军。六连首先攻入,进占韩庄西头。闽东红军老战士三排长陈永兴,在手榴弹爆炸声中率先冲入敌群。六班长许继胜端枪紧跟,率领战士与鬼子拼开了刺刀。日军横尸60余具。四连和特务营一连也分别由北、西两个方向攻入韩庄,随后五连也自东面突破,把日军截成4段,和敌人展开白刃战。10时许,三营俘虏的日军军官中,有一名身负重伤而又狂呼乱叫的军官,身挂银鞘指挥刀,战士们把他抬到包扎所时,已经死了。经俘虏辨认:正是山泽大佐!

正当敌我在韩庄展开白刃战之际,草荡东侧发现一簇簇火光。原来一部分日军由伪军淮安保安团30余人带路,趁暗夜从我军狙击阵地右翼徒步偷越芦苇荡,进草荡东北,遭到一团七连和泰州独立团一、三连的堵击。敌一部逃向三面环绕险阻河道的小马庄。晚10时许,一团一营攻击马庄之敌三连三班长刘作勇带领全班首先飞速越过庄北小桥,抢占房屋,经过逐屋争夺,反复冲杀,我军迫使敌人退据数间小土屋。

6日2时许,经我打击,敌援兵溃乱,四散逃窜。有的跳进芦苇淤泥里,有的窜到我打援纵队指挥所附近,被警卫员、通信员捉住。天色大明后,战士们仍在到处搜捕溃敌。“活捉鬼子呀!”“缴大炮啊!”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正在此时,西面又响起了一阵马达声,汽车载着120余名日军,企图进至小王庄、韩庄一线,遭我特务营和二营拦路阻击,浑身污秽的鬼子,没命地向公路奔跑,被我一连跟踪追上,统统捉了同来。

与此同时,偷渡芦苇荡的30余名伪军,绕道到我师指挥所附近后,也被山炮连战士一个不剩地“照单全收”了。担任曹甸、塔儿头方向的打援左纵队,则在大施河击退了来援日军。至此,宝应城以南的日本侵略军全部龟缩在据点里了。

车桥战役以歼灭日军465人(内俘中尉山本一三以下24人)、伪军483人、缴获92式平射炮两门及其他军用品无数的辉煌胜利向全国人民告捷。并由此揭开了华中敌后





战场局部反攻的序幕。

车桥战役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不久,曹甸、泾河、周庄、塔儿头、望直港、张家桥、扬恋桥、蚂蚁甸、蛤拖沟、鲁家庄等12个乡镇日伪所设据点全部解放,百万人民重睹天日!人民莫不欢腾万状。

芦家滩打援部队将俘获的日军官兵陆续押送到师指挥所。师政治部敌军工作部成了最热闹的地方,远道而来的居民和战士们围看战俘,欢快地议论着。敌军工作部部长陈超寰同志告诉我们,战俘们惊魂初定,感慨万千。日军炮兵中尉山本一三说“这次战斗失败,我们犯了轻视新四军的错误。”一等兵水野正一伸着大拇指说:“我佩服新四军作战巧妙,惊叹新四军士兵攻击精神旺盛。”伍长百田光夫感慨地说:“我现在清楚知道了,日本兵战斗意志,完完全全比新四军低下。”他们凄然喟叹:“皇军日暮途穷了!”

第二天,新闻台收到了延安新华社的广播“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我新四军一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第三天又详细报道了车桥战役的经过。

这是来自延安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鼓舞了所有参战部队和全军区的军民。车桥之战作为华中敌后战场转入反攻的标志,表明抗战的最后胜利已经在望了。

##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彭德怀

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立八路军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我为副总司令,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左权为副参谋长。党内组织军事委员会分会,朱德为书记,任弼时兼秘书长,加上我三人组成常委会。各师师长、政委,还有左权等,可能都是军分会的执委(记不清了)。当时红军主力是三万二千人,以四千人编为陕北警备旅和一个小团,保卫陕甘宁边区;一方面军一万四千人编为一一五师,林彪为师长;二方面军六千人,改为一二〇师,贺龙为师长;四方面军八千人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

在云阳镇前方司令部召开了一次团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了党中央洛川会议的精神——也就是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我在这次会上讲了话,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我们改编后,要注意反对军阀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提出了四条保证: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保证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保证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和坚持学习制度。任弼时同志和各师负责同志都讲了话。

九月,周恩来同志约我陪同他一起去太原见阎锡山。沿途所听街谈巷议,无不希望



红军早日参战。到太原时。人民盼望共产党和红军参战之心更切。阎为避日本飞机轰炸,住在太原以北之崞县某村。会谈后,周又约我去大同见傅作义。当时日军正由张家口向大同前进,我们到大同时,日军已占天镇、阳高,傅军正在忙于撤退。第二天从大同回崞县,阎锡山又约见,商谈坚守山西国防工事(即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娘子关等既设之永久工事)问题,也就是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问题(这是阎锡山要求的)。

我从总部出发时,就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日战争中头一仗打个胜仗,以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这对打击恐日病、鼓励抗日士气、开展群众运动都有好处。在崞县,当阎锡山谈到以王靖国和陈长捷两军分守平型关和茹越口,另以一个军守雁门关时,我说:你们坚守平型关正面;我一一五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在敌前进道路两侧,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军;我一二〇师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敌进攻雁门关时,我军也从侧翼进击。阎甚同意。

我一一五师之一个旅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之一个后尾联队(即团),歼灭其大部,争取了头一仗的胜利。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军第一次遭受的打击。在平型关胜利的鼓舞下,卫立煌率四至五个军,在忻口布防。

日军打破平型关、雁门关后,继续向太原前进,在忻口遇到国民党军相当坚决的抵抗。我一二九师之陈锡联和谢富治团,乘黑夜袭入阳明堡机场,烧毁日机二十余架,歼灭守敌约一个大队(营)。此役给忻口卫立煌部以很大鼓舞。

此两战胜利,在华北人民群众中起了抗日动员作用,八路军在群众中威望日高,参军者益多。

恩来同志又约我陪同去保定见程潜,转回总部时道经忻口,忻口战斗还在坚持。他们只知死守,而不敢集中兵力出击敌之薄弱点,更不敢向敌人侧后突击。抱着一条死教条:在敌侧后不能脱离正面火力之掩护。我们经石家庄到太原时,恩来同志又令我去娘子关见黄绍竑。这一段我似乎是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各处联络,做统战工作。

## 关于军分会指示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华北军分会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击溃日军板垣师团一个旅的胜利影响下产生的。在指示中,把山西太原说成是华北抗日战争的堡垒,而实际上,太原在十月以后不久就失守了。显然,军分会的指示是盲目的,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工作。

当时军分会的同志,都没有把敌后游击战争提到战略上来认识,对于毛泽东同志在



洛川会议上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认识也是模糊的。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是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的正确方针。我当时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如时而提“运动游击战”,又时而提“游击运动战”。

十月八日的指示,只是根据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从主观愿望写的,所以它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指示,因而也是一个错误的指示。

在起草和发表这个指示时,我正随周恩来同志去保定、石家庄等地做统战工作,不在总部。我从卫立煌处回到八路军总部时,才看到这个指示,也不知道是谁执笔的。但我看后,并没有反对。虽然这个指示的全部精神不是我的,但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我去保定前,与朱德、弼时、左权等数同志在一起闲谈过:“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二十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这是轻敌速胜的思想,对别人可能有影响。我是军分会常委之一,因此,我是有责任的。

### 关于第二次王明路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占领太原后,八路军总部从五台山转移到晋南洪洞县马牧村。十二月某日,中央来电要我回延安开会。到延安两天,王明和康生飞到延安,当晚政治局即开会。在会上,王明讲了话,毛主席讲了话,项英讲了新四军改编经过,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在解释他的观点时说,要树立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明确观点,共同担负起统一政权,统一军队的义务;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谁想领导谁都是不可能的;各党备派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他较偏重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抗日,不重视动员民众参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他着重介绍西班牙、法国和满洲的经验,说:在抗日营垒中,只能划分为抗日派与非抗日派,不能分为左、中、右派;CC和复兴社不是法西斯,因为法西斯是侵略者,CC和复兴社是抵抗侵略的。从王明这些论点来看。显然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观点有很大的原则上的分歧。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这就可以肯定他这条路线,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和投降主义的路线。什么西班牙、法国和满洲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失败的教训。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



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

在当时，我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现在回忆我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只是说了一些华北抗战情况和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的问题。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客观上等于支持了错误路线，因为在这样的原则分歧上只能采取拥护或反对的态度，而不能采取两可的态度。

会议时间很长，似快天明才散会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蒋介石根本没有承认统一战线，工农红军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强迫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与国民党军成一种隶属关系；企图改变八路军性质，同化于它的体系，根本没有承认合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他决不会容许八路军扩大，决不会容许我们有任何独立自主，也不会有平等待遇。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

第二天，我拿着写就的传达要点问洛甫同志（他那时是总书记，也是那次会议的主席），我回到华北以后如何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洛甫同志说，由书记处写一个统一的传达大纲。又过了两天，洛甫同志交给我一个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我回到华北以后，即按照那个大纲传达的。对这个提纲研究了一下，感到仍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我想八路军绝对不能被国民党同化掉，故把云阳镇红军改编时的精神加进去，在这个大纲中，我加了一段，即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在下面三条原则下保持其光荣传统：其一，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其二，保障工、农成份的绝对优势；其三，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当时我虽然对某些问题认识模糊，但保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是明确的。此外，对大纲没有增减。传达大纲是中央的决定，不传达是不行的，但要使它如何切合实际，才能对于抗日民族战争有利。在传达和讨论这个提纲结束时，我还讲了几句话，大意是：根据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去办。如给养问题，扩大八路军问题，等等。

为了坚决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在一九三八年春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规定了扩编八路军的四种不同名称。即：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补充旅；分给四个战略区，即：五台山区、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各从第一旅起，扩编多少算多少，报告延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备案就是，根本就不要请示，更不报告国民党政府。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给养自筹。建设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区，可征收救国公粮；没有建设根据地政权以前。即捐、借、指派、没收汉奸财物，不靠国民党发